

朱天文

传说

小说集 1972—1981

仍然在殷勤地闪烁着

女之芬

陌上花

乔太守新记

扶桑一枝

青青子衿

子夜歌

春风吹又生

思想起

剪春梦

椰子结在棕榈上

传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传说

小说集 1972—198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说/朱天文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
(朱天文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002-3

I. 传... II. 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2262号

传说

朱天文 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封面绘画 李 媛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01,000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02-3/I·2816

定价: 2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9113557

目 录

上卷 1972—1977 乔太守新记

旧版代序(仙枝).....3

新版自序.....5

仍然在殷勤地闪耀着.....6

强说的愁.....17

怎一个愁字了得.....26

缘.....43

女之苏.....51

俪人行.....71

陌上花.....98

乔太守新记.....111

蝴蝶记.....131

下卷 1984—1987 传说

自序.....155

再版自序.....156

扶桑一枝.....	157
青青子衿.....	168
子夜歌.....	193
春风吹又生.....	213
思想起.....	221
腊梅三弄.....	245
五月晴.....	262
剪春萝.....	281
某年某月某一天.....	296
椰子结在棕榈上.....	308
传说.....	327

上卷 1972—1977

乔太守新记

旧版代序

仙 枝

天文：

阳明山的樱花一落尽，转眼满树葱绿，密密层层不见着初冒的樱花子，想春日漫到这时节真叫人无奈，尽管杜鹃再红煞去，也懒怠多瞧一眼。春气如水，浸透每一根细草、每一寸土儿，闻得出大地已熟滥得无边无际，我却只爱初春的隐约绵邈，草儿半湿半干的，像泼到天涯涯角余剩的半盆春水，“春意烂漫，只向桃花开二分”是嘉仪的句子，我就想不完这“二分”，近日常不想散步看花，也为的春已不止二分了。

昨傍晚古仪上山来，我领他四处走走，路过人家后院一棵樱花树，樱子累累，茂密得不可思议，我攀手即摘，高处够不到的请古仪跳着摘，摘来的几束捧在手心里，就只想全部带给你，因为你就像这樱子的烂漫无禁忌。

一路拎着花儿走，话里也不住地叫起你名，好似你就在我手心里，你就是那红酡酡的樱花子。古仪也说起你来，我更是想着你看了这果子会如何惊喜，我又请他一定带到你手上，不可分给他人去，他说我偏心，我还想整棵樱花都搬到你跟前，要你也看看春这番奢侈的泼洒。

有预感你会来信，果真在这歇笔处来了你信，又是那么小小方方的水蓝信封，里边几句话又曾是我想你或者会这么写的，好像我真道

尽你的心思了。我自己摘了三颗樱花子留着玩，时而比比衣前当胸花，你便是那三颗樱子，与我这般近。

你长长的发，长长的身子，也似你长长的思路所流出来的不尽的文章；你的眼睛时而肿起包包，我每按着你眼就摸得出那颗小小的粒子来，那隐隐的颗粒也如这樱子的楚楚可怜。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两排牛妈妈蹲下身子来有城墙高，我们在夹道间喂牧草，日色倾得一地斑斑驳驳，牧草的野膻味湮着满屋子都清明粗犷起来；见你闪闪跳跳躲着牛妈妈的长舌舔你裙角，我便假想我们是走在李白的“蜀道”中，而牛妈妈们哗啦哗啦的黄泉瀑布，我又想象是三峡的江水滚滚东向流，流出了圆观和尚的“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故事来。听你亮着大眼睛对牛说“牛啊，牛、牛牛”，我忽然奇怪自己竟从来都不曾叫过它们。你每次和单单说着“天语”，我就会觉得单单真不是狗了，它听懂你话，你又和它有那么多话可说，至少单单来世不再会是狗了。

古仪带给你樱花子时，猜你一定先剥下一颗吃吃，对不？我那三颗今晨发觉有一颗被虫子咬了一大口，我想那虫儿一定酸透牙床，几天要吃不进东西了。

随笔草草

慧娥

丁巳年四月十三日

新版自序

忽然有许多读者写信来在找《乔太守新记》，于是皇冠决定重印这本书。八年前的书，收集了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写的九篇小说，现在再来翻读，虽然不至于到想要把它灭迹的地步，亦处处教我心惊肉跳，往往竟不能读完一篇，赶快扔下了。

年轻的时候，自怜自负各种的幼稚，只因为年轻，似乎就都可以被人原谅。然而我不免感到岁月流逝之叹，就像今天早晨给花换水，荷兰玫瑰娇婉的粉红色，让我愀然发现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原来，花是会凋谢的，人也要老。我是怎么也绝无可能再写出那些青涩可笑的文章了。目睹个人成长的痕迹，想着千千万万多少在生活的人，他们的平凡与真实，是连你想要来为他们记录作传，也嫌多余。我宁愿自己身在其中，而不是什么小说作家。

一九八五年五月 景美

仍然在殷勤地闪耀着

那天，李调换到我后头时，天气很冷，一兴奋就抖个不停。很清楚地听见牙齿咔咔地打战，声音好响，心虚地自觉四周的同学都听得到。我两手插进黑外套的口袋里，攥着毛绒绒的衬里，强制着自己停止不要发抖，但只有抖得更厉害，还带着一阵阵的痉挛。

“不要抖嘛，桌子一直摇暖。”语气好烦躁，她倒轻松地以为我只是抖腿的坏习惯吧。而我竟然拙得不知怎么搭腔，甚至连声对不起也说不出，只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马上我后悔起来这个举动，不是很显明地跟她赌气样吗？这岂不砸了？我冷了半截，几乎要冲动地转过头去，和她讲些话，企图挽救一下。但我没有这么做，笨拙地呆坐在那里，愣愣地瞪着铅笔盒上的图案，心沉着。

“橡皮借一下。”我似乎听到了，但还愣着。

“借一下，好不好？”

“什么？”触电似地，惶恐地转过去。

“橡皮。”

“喔，橡皮，橡皮……我来拿。”颤抖地打开铅笔盒，没有橡皮，这是我预料的，只有一盒子没帽子的光秃秃的圆珠笔——里面没有两支可用的——我翻来翻去，其实我知道根本找不出半块橡皮，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赶紧变通一下，向前面的同学借了块橡皮，诚惶诚恐地递到后面，希望还来得及挽回一些什么。

“谢了，已经有了。”要命！但总算她还道了声谢，不然大概我

会哭出来。

上学期，李坐在放清扫用具的那个角落，原是最冷落的位置，给她一坐到那里，全班的重心就偏到了那个角落。新生报到那天，全一年级都穿上白衣、黑裙、黑皮鞋，只有她还糊里糊涂地穿了件花洋装、白色凉鞋，起先以为她是我们的导师，好年轻的导师。她倒坦荡荡地，并不在意，后来看苗头实在不对了，才赶快打电话回家，家里人坐着计程车赶着送来了制服。还没正式开学，全班甚至全校就都认得她了。而我一直是远远地注意她、佩服她，充满着崇拜英雄的童心爱慕她。

李的头发经常是超出耳垂两三公分。白衬衫不扎进裙子里，扎着的时候，皮带环的校徽也老是歪到一边去，她竟还明目张胆地爱在训导处的走廊晃来晃去，看壁报。教官把她列入问题学生的行列，犯什么校规，都比较宽容她。课余时间，还常和她个别谈话，私底下哄着劝着她纠正她。她顶多维持两三天，又照样了，但我们的老教官很自信她那一套“爱的教育”，虽然只能见效几天，可是凡事都得慢慢来的啊。

我常常有意无意地学她。不去剪头发、不擦皮鞋、衣服不整整齐齐地塞进裙子里，但我却要虚心地绕过训导处，躲着教官，只要被教官警告了一次，便吓得第二天就跑去复查去了。我还曾冒险地学着她，下定决心，数学课要迟到五分钟。到福利社要了碗滚热的肉羹汤，那是打上课铃的时候，但才吃了一点，便沉不住气了，想象着数学老头气势逼人地走进教室，起立、坐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全班，“二十六号呢？”他包定认得我的，我的数学成绩那么烂……一紧张，肚子就胀痛起来，我的毛病。毕竟没有那个胆量，剩下大半碗冒烟的肉汤，还是赶快跑回教室。真气恼我竟是如此窝囊。

一早，我们都静静地自习。还没见李的人，声音就先听到了，

“鼓得莫宁，喀拉斯。”前面的都笑着转过头来。她不把书包挂在肩上，却提在手里，跣呀跣地走到位子上，书包还没挂好，就摆出一副说书状，提高嗓子：“嘿，你们都过来，过来过来，我今天在车上，有件拙事……”反正，她天天都有拙事，天天都新鲜得很。总有一些无心看书的人要围过去，手里拿着书本，伪装用的。

“嘿，来了，来了。”靠着走廊的那一排，有人嚷起来。

像半夜里开灯的那一瞬间的一群蟑螂，立刻乱蹿起来，来不及回到原位的，只好就地掩蔽，装着在讨论问题。她嘛，拿着笔，在纸上涂画着，煞有其事的讲解状，眼睛却斜瞪着窗外的教务主任，念念有词地诅咒：“哼！死老太公，什么东西嘛，自己儿子读的什么学校，管都不管好，还配管到我们头上。呸！什么玩意儿！”

她的嘴那么滑，但始终没办法把“儿”和前面的字合起来发音。其实我知道，她这种诅咒没什么恶意，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只是嘴巴不能一刻停止罢了。碰到准备月考、竞赛时，没有人围过去听她盖，她就自说自话过瘾。

“Let's go, 上 number two 去。”她常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没轻没重地打你一下背，吓人一跳。她也不征求你的意见——向来就是这样，即使你正吃着便当，她也一样地把便当盖子啪的盖上，拖住了你去福利社。

去就去罢，拿她没办法的。外面的光线很强，突然的变化还不能适应，本能地用手挡着阳光，眼睛眯着。我侧过脸去看她，她这半边脸正浸在阳光里，青白的脸色中，泛着微微的红晕。眼睛很凹，避着强光的关系，眯成一条线。睫毛长长的，鼻子又直又挺。唇上淡淡的一些髭，侧面才看得出来，嘴角很尖很锐。脸颊十分清癯，有几点雀斑。很漂亮，很突出的脸孔，但没有丝毫使人觉得是张女孩子的脸，嘴巴紧紧地闭着，固执坚毅的神态，好像素描课写生用的希腊武士的

石膏像。

我常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贴近她，紧紧地勾住她的臂膀。

“干吗啦？打什么主意，这么亲热。”她不明白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脸去，摇摇头笑笑，眼角下笑出一条细纹。大概她觉得我这突来的举动很愚蠢，我也不管她怎么感觉，贴紧着她，全身洋溢着幸福和温暖。

福利社挤得一塌糊涂，门口都是捧着碗站着吃的同学，个个满脸大汗。

挤了半天，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又被别人挤开了。我无助地望望四周，都是一张张挤得通红的脸，忽然看见她老远的手里拿了两瓶汽水，向这边高举着招呼。她的生存能力强，而她总是不忘记帮我一把的，我好感动。

挤出福利社，她边走就边衔着瓶口喝，麦管拿在手里也不用。看看她，看看四周没有教官，我赶快低下头吸了一口，偏过头去，朝她做了个鬼脸笑笑。

下午第二节家事课，是不点名的。我们都到缝纫教室上课，李没去，又不知跑到哪儿了。就算老师问起她，全班都有一种默契，会共同包庇她。我找了她很久，还帮她占了一架缝纫机。叫人又生气，又难过，我和李那么好，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让我知道一下，可见她并不是很在意我的。一节课，我就这样懊丧着，搞得失魂落魄的，布也剪错了。回到教室，她在黑板前鬼画，画得满黑板娃娃脸。很多人围过去，问她翘课到哪儿去了。我故意不去找她，一个人无趣地立在窗前，耳朵却又不放过她说的每一个字。

“别菜了，我才不会像你们，老老实实地做什么 A 字裙 B 字裙的，缝缝拆拆，布都拆烂了，还不如去买一条来打分数，省钱、省时、又省力，你们账是怎么算的嘛……什么？喔，我啊，我出去吃蜜

豆冰了。”大家骚动起来，惊奇地问她怎么溜出校门的。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她倒学以致用，把才学的片语用上了。我忍不住地斜眼瞄着她。她站在讲台上，一副雄辩家的派头，两手示意大家静下来，挺端得住。

“……老师宿舍后面的围墙，不是破了一个洞吗，就是这样——”她弓着背，屈着膝，做了一个钻洞的姿势。一阵惊叹，大家涌上去，有的拍打她，有的摇着她肩膀要她再说一遍。李就在人堆里还击这个一下，抓弄那个一把，好乐！像凯旋的战士。

我替她捏一把冷汗。这个家伙！学校抓到的话，准一个大过，李是不能再记大过了，不然开除是逃不掉的。我几乎要冲过去，抱紧她，庆幸她没有给抓到；但看到她嘻嘻哈哈地和别人追打着，笑弯了腰，我就愤恨起来，用力地咬着指甲瞪着她。她对全班每一个人，都开玩笑，你追我打地来来去去，我分不清有谁在她心里的分量稍重一些。有时我会很肯定地说，那当然是我，这是在李静静地和我谈心时——还不曾看过她对别人这样；而这种机会是太少太少了。大部分时间她活跃在全班每一个角落，大家喜欢她、容忍她、原谅她，每逢这时，我便完全丧失了自信，只有远远地、暗地里恼恨她，发誓不再理她了。但一碰到面，她又是笑嘻嘻地、亲热地拍打我，搂着我的肩膀，不知有多要好。先前的恨意和发誓全都崩溃了，又心甘情愿地跟着她上上下下去疯。

“哈，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远远地，李戏剧性地张开手臂，迎了过来。

我赶紧背过身去，看着窗外。李一手搂住我的肩膀，做着鬼脸逗人：“乖乖，干吗啦？不要这么凶巴巴的啦。下午我们去吃蜜豆冰啊，里面放了十五种东西呢，才三块钱……”李看着我没反应，停了一下，忽然呵起我的痒，这是我最怕的，笑了出来，挡着她。一笑就

不好再板起脸，实在也气不起来了，只好一个劲儿地咒着：“讨厌，讨厌死了。”李看把我逗笑了，很高兴地做着十分夸张的手势，装着还要胳膊人。我巧妙地躲着、闪着，抽空打她一下，逃跑开，李追上。我亢奋着，开心极了。

今天轮到这一排扫地，李在窗外等我去吃冰，扫到她的位子，习惯地打开她的抽屉，把那些拉拉杂杂的酸梅壳啦、橄榄核啦、冰棒棍啦、包春卷的纸啦、涂满娃娃脸的废纸啦，甚至于会有一根臭烂掉的香蕉，全部清除出来。翻出五个空汽水瓶，可以换两块五的。把满是泥巴的运动鞋包好，免得笔记簿搞得脏兮兮的。试卷放一边，本子放一边，这不是清爽得很吗。像她这样乱法，怪不得每次传交作业簿，总等她一个人。嘿，还有呢，好几部塑胶制的小卡车、吉普车、坦克车，做工很粗糙，用白色细线串了起来。我笑了，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涌上来。上次帮小弟弟整理床铺时，也发现了这些玩意儿。她那么大了，还玩这个！我抬起头，透过玻璃窗笑着看她。李靠在栏杆上，又在和别人辩着什么。听不见她的声音，因此觉得她本就戏剧性的动作，越发地夸张了。

从我的角度看，射进教室的一道飞扬着好多灰尘的阳光，正好挡住李下半部脸，看来似乎从鼻子那里，上下两半没有衔接上。我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受，脸颊微微发热，脑子很乱，愣了一会儿，赶紧继续扫地，竟迷迷糊糊地屡次把灰土扫到一起扫地的一位同学鞋子上。

“走了吧。”从教室出来，我把她的书包递给她。

“我的嘴唇是樱桃树上才找得到的……”李又在乱盖了，也没理我。

“哈，那是叶子、叶子。”另一位同学边说边拉着架子准备跑开。

“去你的！”她跺跺脚，应付地追了那个同学几步，停住，两手插在腰上，好一会儿才转过来，脸上的笑容还没退去。

“真绝！真绝……”一直到了楼梯口，她才真正地留意到我，满眼笑意地看着我：“怎么扫这么慢。”我笑笑，挽住她的手，没说什么，不想告诉她每次都是我帮她扫她那一份的。

操场上的阳光已经被体育馆遮住了一大半，夕阳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个球从我们前面滚过去，李挣开我的手，去追。大家停下来看她，她拿到球，不传给练习的球员，把它放在脚前，瞄准了，砰的踢出去，好漂亮的一道抛物线，我们都为她高兴地拍手。李潇洒地敬了个举手礼，自己也跟着鼓掌。

我侧着头看她，避着强光。有几丝鬓发掉下来，拂着脸颊。我觉得这种姿态很优美，便不愿动一下地保持着。李走来，挺着平平的胸脯，外八字脚，男孩子气地踱着步子走。我觉得沐浴在无边的幸福里，媚了她一眼。但我愣了一下，很惊异自己居然这个样子。还好她似乎不曾发觉。我有些心虚，便没再挽她的手臂。

出了校门，一到转角口，她把书包放下，将裙腰往上折了几叠，本来就不很合学校规定的齐膝裙子，更短了十几公分。她抬起头，朝着仍见得到的行政大楼的一角，撇撇嘴，恶意地笑笑。我也学她把裙子折了一点，只有一点。又学她提着书包踱着走，只是感觉十分不自在，还是老老实实挂回肩上了。

“怎么样？明天晚上电子琴发表会，捧捧场吧？”李咔嚓咔嚓地嚼着碎冰块说。还征求我的意见哩，她明知我会去的。

“真的，一定要去哟。我爸妈他们从来不去看的，后天竞试，也不会有人去……一定呵。来，打个勾勾。”李少有这样的口气，我着实大大的受宠若惊，感染了她那份快乐，孩子气地用力点着头，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地伸出小拇指，和她的勾结在一起，互相注视着、